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三十七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上 宋 袁樞 撰

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高歡之討爾朱氏也爾朱仲遠  
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

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  
自徐州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  
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

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王圖丞相歡毗導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爲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

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冀乾爲已用常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

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帝置部  
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小數遣  
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  
爲荊州外示踈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  
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  
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  
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啟請帝不許  
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

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  
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  
乾前後數啟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  
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  
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教曹  
教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  
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教曹

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  
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 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  
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諶爲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  
爲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  
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  
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  
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竒其狀貌曰此兒視  
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旣遣而悔之發驛急追



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  
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  
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  
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  
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  
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  
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  
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

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  
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  
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  
也頭万俟受洛千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  
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  
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  
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

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魏賀拔岳將討曹

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

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澄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澄真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

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  
無威畧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  
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  
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  
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  
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  
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  
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襄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

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即被甲

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為人今日必斷  
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  
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  
爾其以我為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  
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  
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為虐乎撫而  
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  
汗避難改焉奉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

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



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為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

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閬鄉為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

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  
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  
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  
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  
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  
於道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  
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  
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涼泰表崇行原州

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

夏四月魏

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

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為主

報讎此其勢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

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為都督鎮原州泰軍令

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雪深二尺泰倍

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

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

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為內應悅棄  
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  
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  
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為秦州刺史其  
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  
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  
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  
之自乘驢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

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  
邽引薛澄為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  
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  
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  
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為備亮先豎  
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  
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為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  
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

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其民所執氏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耗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為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

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為執援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



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為涇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

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鷩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勲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

增置勲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亦宜共為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為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遼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

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

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舍人  
溫子昇為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  
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  
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為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  
與王俱為聲援今觀其所為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為日  
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  
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  
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

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  
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  
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  
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云西去  
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  
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  
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  
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

謂實可若為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  
辱虀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  
分疎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  
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  
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  
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  
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  
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

閣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  
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  
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  
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  
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  
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  
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為洛陽  
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萬世之



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即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

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  
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  
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  
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  
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  
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  
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  
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

關西大行臺將妻以馮翊長公主謂秦帳內都督秦郡  
楊荐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荐為直閭將軍秦以  
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  
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  
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  
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  
誠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  
而已以高敖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

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於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渡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

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  
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  
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  
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  
都督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  
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  
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  
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虛覺

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  
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  
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  
款帝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  
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  
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弃椿還給帝云高歡兵  
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賈  
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灋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

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  
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  
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  
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於峭中已酉歡入洛  
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  
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  
帝鞭馬長驚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  
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

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迹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



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

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廐兼

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

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

歡推司徒清河王宣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

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

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

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

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

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為宮大赦以秦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三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責量者治器戎騎士馬鬼月負之哀為馬明長公三手

程糴信治器材食士馬委車東之青品馮並長公主手付焉即付先是秦滅入南十六而復還召上十六旬上以

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

聞魏主西奔慙曰魏亦應天象耶 辛酉魏丞相歡自

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

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巳酉攻潼關克之

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

賀拔勝使長史元頴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

關中至淅陽聞歡巳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

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

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

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  
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  
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為華州  
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  
四十啟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

并州并州民登譔等奉元龜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

之勝云文中段有奇來年 鬼主之上各易乙及是月

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衆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

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

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

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

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

世子善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

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

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 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

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

等渡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却東魏兵復取楊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衆伐東魏庚午東魏以咸陽王坦為太尉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史鎮洛

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  
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  
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  
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衆就之庚  
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為司州  
牧魏郡太守為魏尹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帝西行者  
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  
於常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 十



請降 已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

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  
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遇醺而殂泰奉

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 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荆

州魏荊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奔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

改元大統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

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

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

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渡烏蘭津抵靈州靈州  
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  
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啟請舉哀制服  
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為君遇臣不  
以禮則無制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  
國子專士衛既隆李同執議以為高后於永熙離絕未

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

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

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歸東魏

秋七月

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  
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廣平王贊為司徒

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為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 東魏

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  
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  
宵濟攻華州刺史王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  
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

以任祥為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秋七月魏

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撻六軍與丞相掃除  
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為逆徒且言  
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  
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

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

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壺口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  
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  
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  
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恃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  
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  
常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  
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

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  
不出灞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  
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  
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  
以為然庾戍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  
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  
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  
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

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  
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  
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  
自風陵渡丞相泰出馬拔澤擊手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  
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  
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為殿一日之中砍十五刀歡  
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鬪而進所  
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

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眾力



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  
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  
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  
刺史 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大帥 秋七月獨

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

取恒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  
州刺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  
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

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樹自言父猛嘗為邵郡白水令識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樹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為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

閏

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倂言於歡曰西賊連

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教曹已圍陝城  
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  
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  
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  
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  
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  
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  
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

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至渭南徵諸州兵皆  
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  
勢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  
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  
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距東魏軍六  
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  
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  
欲獨歡耻失寶秦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

理昭然何為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  
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  
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  
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灋徃徃撻之具知敵之  
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  
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  
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  
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

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  
斛律羨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獬狗或能  
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  
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  
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  
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闔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  
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  
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

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

李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  
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  
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  
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  
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  
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  
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

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去岸遠  
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  
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  
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  
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  
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  
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  
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



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  
恒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官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  
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  
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歛起斫之斷脛而卒魏  
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赴洛陽  
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  
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  
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俾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

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崇

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  
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  
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  
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  
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  
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  
兵至城下脩義開府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  
走丞相歡以脩義為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

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  
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  
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  
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  
唯河東柳蚪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蚪為  
行臺郎中諏之為開府屬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  
史田乞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  
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

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  
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為  
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  
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  
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  
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眾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  
為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  
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

坐此何為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為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  
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  
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  
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  
以貴為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為車騎大將軍都  
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  
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万俟普為太尉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

川刺史段粲戰於蓼塢魏師敗績

魏荊州刺史郭鸞

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

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荊

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

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

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為盜聚衆近

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

路文徙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



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迴韋孝寬趙繼宗  
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集  
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  
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為十  
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  
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  
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

詔許之頃之復故

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

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  
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  
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  
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  
帥千騎為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  
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  
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

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灋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據邗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

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秦建旗蓋以陵陳魏人  
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  
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  
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  
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  
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  
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  
馬太尉秦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

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  
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  
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  
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  
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  
所營地為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  
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  
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

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秦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闕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

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  
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  
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  
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  
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  
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  
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  
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

安祐每從秦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秦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叙秦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



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  
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  
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  
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  
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  
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閹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  
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  
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

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  
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  
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搃大軍以臨之何憂  
不克秦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秦至莫不悲喜士女相  
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渡  
渭與秦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  
雀通謀秦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  
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峭不及而

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  
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  
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為大行臺倉  
曹郎中歡因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  
吳蜀各盡其心况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為也  
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  
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冬十月  
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於東魏 十二

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為魏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

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已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灋保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灋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灋保即引

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充州刺史常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之意使說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嶠渾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鶚將復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於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

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

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渡汾追之不及

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苟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



歡待之如舊魏丞相秦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  
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  
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  
北秦退軍灋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  
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  
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  
日秦留輜重於灋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  
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

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  
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  
樂叛歡佯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  
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  
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  
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  
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  
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

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  
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  
下者三噤齧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  
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  
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干  
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  
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  
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

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  
慶曰兒小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  
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秦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  
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  
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  
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  
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  
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

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

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  
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  
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  
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  
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  
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  
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  
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

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  
騎追秦遂東歸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  
而秦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卧慰勉  
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  
軍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  
始有守禦之備丞相秦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  
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  
達力戰功多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

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啟丞相歡而罷之

夏四月丞相泰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



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  
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  
高仲密家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勲高昂死王事季式先  
自告皆為之請免 乙未以侯景為司空

中大同元年秋八月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  
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  
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奉山東之衆將伐魏癸  
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

不出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

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  
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  
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  
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  
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  
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

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  
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  
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  
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  
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  
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  
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  
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

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  
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  
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  
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  
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  
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  
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  
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塚歡智力皆困因

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  
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擿鎮  
車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擿至斫木斷路六十  
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  
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  
人十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  
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

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至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大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二年夏四月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

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岳悉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秦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

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舡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鈎牽舡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水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五月東

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



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齋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

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  
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  
政甚重西閣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  
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  
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  
仲啟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  
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  
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

頓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  
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秦具以啟聞  
秦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  
內朝廷不煩赴救秦乃許之及長社不守秦深悔之猷  
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秦恐東魏復取景所  
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秦以諸城道路阻絕  
皆令拔軍還

高氏篡東魏

北齊

梁武帝大清元年 東魏靜帝美容儀膂力過人能拔

石獅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為  
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  
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  
俯伏上壽帝設灋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  
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  
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  
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

檢校帝嘗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  
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澄嘗侍飲酒舉大  
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  
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  
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  
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  
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  
荀濟知帝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

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驚之子也帝謬為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

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  
章堂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  
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  
盾鼻上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  
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濫  
為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  
奔東魏澄為中書監欲用濟為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  
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

中楊遵彥謂之曰哀暮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  
辨曰自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  
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  
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澄疑諮議  
溫子昇知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  
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  
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以  
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舊尚節義



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辛丑澄還  
晉陽

二年夏四月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  
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於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  
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為未可  
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以分元康  
之權 秋七月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  
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

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八月辛卯東魏立皇子

長仁為太子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

為爾漫戲其實益欲習勞也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  
以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  
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鄰居北城東柏堂嬖  
琅邪公主欲其往來無間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  
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  
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  
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  
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

澄自投傷足入於床下賊去床弑之惜狼狽走出遺一靴季舒匿於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真王紘冒刃禦賊紘奚舍樂闕死時變起倉猝内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神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鬻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内外莫不驚異洋秘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紘為領左右都督

紘基之子也勲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勲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

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三

月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為齊王 東魏齊王洋之為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為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

光祿大夫丹陽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  
識以為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  
洋以告妻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  
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  
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  
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  
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  
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

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壹使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勲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將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為王所為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欲還食丞李集曰王來為何事而今欲還洋偽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



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曰陳陰陽雜占云  
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  
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  
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  
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  
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  
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是  
月山提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劭等議撰儀注祕書

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  
留於康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  
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高  
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  
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  
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夫齋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  
曰用此何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為欲族滅邪  
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圓丘備灋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

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啟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  
殿見之亮曰五行通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  
歸仰願陛下遠瀆堯舜帝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  
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制已  
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對  
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  
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  
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

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  
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  
玉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  
閣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  
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  
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  
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於齊戊午齊王即皇帝位於南  
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

給之已未封東魏主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為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為高祖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

夏六月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為王癸未封弟浚為永安王淹為平陽王浟為彭城王演為常山王渙為上黨王洸為襄城王湛為長廣王潛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

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

三年齊中山王妃太原公主恒為王嘗飲食護視之  
冬十一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醵中山王殺之并其三  
子諡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  
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  
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  
兄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  
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

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爾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  
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  
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或之弟也齊主嘗刺元韶  
鬢鬚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為嬪御言其懦弱  
如婦人也

宇文篡西魏

後周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  
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

也從帝入關丞相秦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  
或時彎弓或時椎按由是復與秦有隙冬閏十二月癸  
巳帝飲酒遇酖而殂秦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  
贊孝武帝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秦  
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  
平王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秦乃奉太宰南陽王寶  
炬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  
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秦以其名儒



不之罪也

大同八年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大清二年夏五月魏以丞相泰為太師

元帝承聖二年春二月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冬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

三年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

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壻為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拔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夏四月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帝

敬帝紹泰元年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為公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太冢宰 夏四月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

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

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  
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竝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  
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  
立覺為世子 太師泰北巡秋八月泰北渡河 冬十

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  
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小寇方彊天  
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癸亥卒於雲陽護  
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

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其親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

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  
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  
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  
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二月魏封世子

覺為周公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  
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使大宗伯趙貴持節  
奉冊濟北公廸致皇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柴燎告

天朝百官於露門追尊王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大  
赦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  
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獨孤信為太保中山公  
護為大司馬 二月周人殺魏恭帝 秋八月晉

公護廢周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後月

餘護弒略陽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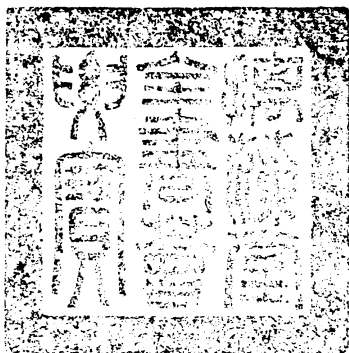
事見宇文護逆節

二年秋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  
三年秋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

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  
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  
帝改元武成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曹錫璜